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書日食之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後者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朔在後也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壤日之輪廓其所吐出者壤在外其所吞食者壤入于內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日既闕損不知壤之所在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壤也而曰或外辭者因事以推明義例耳有食之者內于日也日食既有兩種之辭今直云有食之者為壤在于內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謂經不明言月之食日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聖人慎疑所謂不知為不知知是知也

歴法周天之度日行疾月行遲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當月朔而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精歴算者皆能豫推之是有常度矣既有常度可求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以遇災而懼之意也亦以示後世治歴明時之法也日者衆陽之宗為陰所掩王者於此修德行政扶陽抑陰以見克謹天戒之意經書日

食三十六示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至尊無所屈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設有他故葬必

易期　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等殺其詞以別尊卑

穀梁傳　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

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名者所以相别耳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崩者上墜之形天子之尊四海之内皆當奔喪魯君聞赴不會有慢上之心故志崩不志葬以著其罪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

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隱見為君故特書于經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尹氏主儐贊諸侯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之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

尹氏王朝世卿書卒來赴也古者論功命爵辨材

授職世禄而不世官故俊傑皆得在位威福不至下移尹氏秉鈞為周階亂見於家父所刺考之左氏傳世執王朝之政春秋於其告喪與立子朝以子朝奔楚皆以氏書以著世卿之失為後世戒武氏仍叔之子皆此義也且王臣不得外交其死也亦不得赴告尹氏卒而來赴於魯越禮踰法書之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又聖人之微旨也

附録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

欲分任之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狐平王子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忽莊公子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足即祭仲也溫周畿内邑今河南溫縣有古溫城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洛邑也今河南洛陽縣有故城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山夾水為澗山瀆無所通為谿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筐筥皆竹器錡釜皆金器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蓋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義取不嬀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行葦義取忠厚泂酌義取行潦可供祭祀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此書來求之始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爾譏父卒子未命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為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

子以識之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喪未三年未可居君位稱使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禮記少儀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臣歸之禮也君求之非禮也不獨天子為然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

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不稱使者嗣王當喪未得發命也古者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當是時而有所使稱王則同於至尊稱冢宰則疑於無王故不稱使所以謹通喪之禮又以示君臣名分之際如此其謹嚴也尺土一毛皆天子所有君取於臣豈得言求魯不歸賻而周求之周之失

道魯之不臣皆可見矣武氏子仍叔之子或言之或不言之何也葢言武氏之子則似武氏之子自來求賻若仍叔之子不言之又不見其父尚存聖人之文所以如化工之賦物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殤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

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于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宣公能使其

子任荷天禄合此詩之義也

穀梁傳 諸侯曰卒正也

外諸侯卒來告則書魯君書薨臣子之辭也外諸侯書卒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左傳同盟則赴以名非也豈有臣子當創鉅痛深之日而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者乎且考之禮辭曰寡君不禄則無稱名之義審矣趙氏匡謂或同會盟而名見於載書或通朝聘而名見于簡牘故國史按

舊簡書而紀其名然晉獻公惠公與魯未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義無處也孫氏覺謂即位之初以名赴我亦無所據蓋承舊史之文而不可損益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書外諸侯特相盟之始齊今山東臨淄縣西北營丘城石門杜注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杜注齊地濟北盧縣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西南境盧盟在春秋前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僨仆也濟水名既盟

而遇大風傳紀異也

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周室既微霸業未起諸侯無所統各相為黨宋魯陳蔡衛為一黨齊鄭為一黨石門之盟齊鄭相結也是盟也魯公不與經何以書盖以為常事則不必書以為非常之事則不可以不書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聖人有志於大道為

公之世故凡盟不削乃以是為非常而志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穀梁作繆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不及五月也渴喻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

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左師官勃名也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絕之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外諸侯之葬有書有不書所以紀邦交之厚薄也盖據魯人會葬以為言故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其卒見於經而不書葬者彼雖來赴而魯不往會也凡此皆舊史之文也其變例有三一曰賊不討不書葬隱公之薨而不葬所以責臣子之不能討賊也宋殤齊昭之不書葬視此矣一則諱其辱晉景公之喪成公往弔晉人止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一曰避其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襄公如楚嘗親送其葬於西門之外矣其餘必多遣使會葬而無一見於經蓋據屬詞常法當書葬楚某王葬吳某王故削而不書也示討賊之義避僭王之名乃聖人之特筆而諱晉之辱或亦因魯史之舊文與

附録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名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國

今河南陳州是也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厲戴皆謚嬀陳姓也桓公名完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降謂强降其心昣重也謂自重其身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厚石碏子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書伐國取邑之始杞杜注本都雍丘遷都淳于雍丘今河南杞縣淳于今山東安丘縣有故城牟婁杜注杞邑今諸城縣有婁鄉城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凡外小惡不書取邑差為重故先治之

穀梁傳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于傳者 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故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取者收奪之名諸侯土地受之天王傳之先祖疆者不得并兼弱者不宜失守也莒人聲罪伐人而疆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然隱桓以後傳言外取地甚衆而無一見於經何也入春秋之始猶以取邑為重中葉以後疆埸之邑爭奪滋多一

彼一此失得無常有不可勝書者矣僖公取濟西田成公取汶陽田乃復吾故田而亦書取何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與取非所有者何以異乎前書莒人入向天討不加至是伐杞取邑為暴益甚春秋於此蓋深惜九伐不行而憑弱犯寡之肆行無忌云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此書弑之始

左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竊據君位故曰嫌

州吁衛公子程子謂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也大義既明於初其後則皆以其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任太過或見其以天屬而反為賊亂立義各不同也孔氏穎達則謂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

以下皆書氏乃時史有異同非仲尼所筆削理亦可通竝存以俟參考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清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山東兗州府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宿盟在元年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言及公要之也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内為

志非不期也

不期而會曰遇清衛邑也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事無期約而逹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而絶慢易也周衰諸侯放恣非朝非會私為之約各簡其禮如道路相值者然異於古之不期而遇矣魯宋將尋宿之盟以衛來告亂而相見於清謂之不期而會可乎春秋志内之遇四竝書及若曰

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三竝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皆莫適爲主之辭而其出不以事接不以禮之罪具見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書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蔡今河南上蔡縣縣西南有故城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求此寵使告于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衆仲魯臣）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棼亂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弑君自立欲藉諸侯之寵以和其民因揣宋殤之忌公子馮為伐鄭之説以動宋而已亦託修先君麇延之怨搆成兵端則首謀者衛也而春秋以宋主兵此聖人誅亂賊必治其黨與之法也宋為大國於衛鄰近州吁弑逆義所當誅宋既不能申鄰國討賊之義乃反與亂賊為黨連兵伐鄭以遂其邪謀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春秋以宋公

為首諸國為從所以彰大義於天下也

秋翬帥師此書大夫會伐之始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翬之字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謟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悅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

塗裘吾將老焉塗裘邑名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于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口以口語相發動也隱曰吾不反也稱謚傳者所加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于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外大夫貶皆稱人内大夫貶皆去族稱名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天下惟大權最不可假人而兵權尤甚凡亂賊之欲動於惡未有不專主兵權者人主誠能辨之於

早逆折其心則弑逆之萌杜矣宋殤連諸侯以伐鄭使來乞師隱公辭而弗許而翬乗此以竊兵權固請而行翬於是時已有無君之心故先儒以為鍾巫之禍自帥師會伐始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

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但言翬帥師會伐鄭於文義甚為簡明而再序四國何也言之重

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州吁弑君人倫大變宋及陳蔡黨惡搆禍以反天常翬又往會使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此世變之極也聖人重言以著其惡而未幾魯宋胥搆簒弑之禍豈非蔑義亂倫氣類實相為感召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杜注陳地水名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石碏也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桓公

稱諡左氏追書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右宰官名醜衛臣名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宰石碏家臣也獳羊肩宰之姓名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古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人人得而討之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衆所不與故直挈其名而道之無據位之嫌）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

州吁之殺石碏主之而書衛人者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所以廣忠孝之路也若書石碏則似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誅有罪矣濮陳地據左氏陳人與有力焉而不以討賊之義予之者州吁阻兵秉權衛之臣子力不能誅至於

失賊之久實因四國連兵欲定其位耳故聖人以討賊與衛人以失賊罪諸侯程子謂春秋為案書觀此類可以得其義例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 邢國名姬姓侯爵杜注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邢臺縣有襄國故城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傳 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

之則其稱人何與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異詞故設問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惡謂不正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

人者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以次當立國人所共推戴而謂其不宜立者衞

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晉雖諸侯之子而
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請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
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立晉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於晉去其公子以明不請王命之非
而父子君臣之道正矣然曰衛人立晉則一國之
公也與書尹氏立朝爲一族之私者異矣此聖人
之權衡所以不爽於毫末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棠今山東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

左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魚捕魚也魚者猶言獵者臧僖伯諫曰臧僖伯公子彄也謚曰僖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器用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

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也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大習振整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

皁隷之事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畧總攝巡行之名言欲案行邊竟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也謂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由口授也百金之魚公張之張謂張罔罟正以價值百金故言得來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 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非常曰觀觀魚之類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魚卑者之事也周禮䱷人中士下士公觀之非正也

君舉必書故諸侯非朝覲會同省耕省歛不得輕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託畧地之說拒諫飾非故特書其事以志非禮

附錄

左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今山西聞喜縣莊伯成師子翼晉舊都今山西翼城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尹氏武氏皆周世族

大夫翼侯奔隨隨杜注晉地今山西介休縣東有古隨城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

穀梁傳月葬故也

衛桓公被弒至是閱十四月而後得葬魯往會之故書弒逆人道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事君弒而臣子能討賊以葬其君然後送終之道盡故春秋

於見弑之君必賊既討而後書葬也謚者行之迹也衛侯見弑而謚以桓名實乖矣周制五等諸侯禮辭皆稱公又有公食大夫禮葬以鄰國會之為義故從周之文而不革也

附録

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今河南汲縣地）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燕南燕國姞姓伯爵今汲縣西有古東燕城）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北制鄭邑）六月鄭

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侯子光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作盛國名姬姓伯爵今山東寧陽縣北有盛鄉城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謂大夫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將尊師少稱將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將卑師衆稱師將卑謂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

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衛與郕

皆文之昭也郕乗亂侵衛固為非禮衛宣繼州吁暴

亂之後當懲艾修德以固邦本以恤民力乃輕動大

衆以入同姓之國故書衛師入郕譏其用衆而逞暴

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公羊傳考宫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宫

廟而祭之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

成夫人之禮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別廟之祭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責也

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宮始成而祭之曰考禮諸侯無二嫡庶子既立為君則為其母別立宮

以祀之其祭也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桓未為君何以為其母立廟隱將舉國而讓之也經於來賵考宮皆書仲子而其不得為嫡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凡宮廟之立非失禮不書此著其不宜立也不書立宮而書考宮葢連下初獻六羽以為義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于衆仲

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為調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節者使音聲有作止之序行者宣布其風氣也）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傳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夏大也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皆僭用八

佾魯于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借尸子言其始降

舊說成王特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得以八佾祀周公然猶止於周公之廟耳至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别宫故不敢上同羣廟而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乃干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春秋於魯之郊禘皆因事而書以志其僭故僭用八

佾亦因考仲子之宮而書初獻以明之若仲子之

不宜別宮獻羽則不待貶而自見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憾）鄭人以王師會之（鄭莊為王卿士故得用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怒其詭辭）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

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

邾搆鄭以伐宋則主兵者邾也故序鄭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侵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故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大夫主兵亦序於諸侯之上所以著事端所由起以别其善惡之所歸也

螟此書蟲災之始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蟲食苗心曰螟言其害在內冥冥難知也稼穡為民生首務螟之害稼國之災也春秋於災異必書示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謹天戒恤民隱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穀梁傳　隱不爵命大夫隱居攝故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公子不為大夫則不稱公子

彄稱公子以公葬之有加禮也觀魚之諫公雖不聽而猶不忘其忠死而加禮於義為得然知其忠而不納其言則與鄭公之善善而不能用等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長葛杜注鄭邑今河南長葛縣有故城

左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公羊傳　邑不言圍據伐於餘丘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其彊而無義

必欲得邑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填厭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苞制也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環而攻之曰圍以此年之冬圍至六年之冬而後取之直書而惡自見矣外伐國圍邑四自僖公後無復見於經者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兵爭日多疆埸之邑一彼一此攻奪無常則不復赴告

於鄭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左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曰渝平傳曰更成

公羊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魯也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

平者兩國昔有怨忿解釋而使之平也輸謂輸寫其情鄭何為輸情而求平於魯以利相結而離魯宋之黨也據左氏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與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為黨而與鄭有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宋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不救鄭人知其間可乘故

來輸平而自是魯遂合於鄭也何以知其以利相結也後此鄭來歸祊而公遂會鄭伐宋取郜及防皆歸於我則其輸平乃以利相結可知矣公穀以輸平為隳成非也前此魯鄭未嘗結好不宜言隳左氏作渝謂變前惡而為和好以前年翬會伐鄭證之於情事為合故胡氏安國用左氏之義而不從其文主公穀作輸而易其詁曰納也

附錄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唐叔始封

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九宗一姓為九族也五正五官之長項父之子嘉父晉大夫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于父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在今山西鄉寧縣南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書齊魯交好之始艾山名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北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以伐鄭又環其邑而圍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郕伐宋未足以釋憾故特平齊魯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

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春秋通例凡書盟者惡之而況於植黨行私乎

附録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陳公子佗親仁善鄰國之寳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悛止也從自及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周任周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春秋之法雖無事必書時而繫以首月四時具而後成歲也事在仲月季月則不書首月而書時以冠其月月必繫於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 秋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秋取冬乃告也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暴師苦衆故書以疾之

穀梁傳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不言鄭長葛者蒙上文伐鄭圍長葛之文也以鄭莊之雄黠非不能保長葛而委之於宋葢方連結齊魯為後日報復之計也宋殤役衆經年肆行貪暴而忌鄭之深實由公子馮之在鄭也其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

附録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黒肩也食采于周故城在今陝西岐山縣南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蔇至也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

叔姬伯姬之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嫁女之國必以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二年伯姬歸于紀叔姬至是始歸者待年也娣歸不書而叔姬書

以其後紀亡叔姬不歸宗國而歸於酅能全婦道以賢而得書故此年特書其歸將有其末必著其本也

滕侯卒滕國今山東滕縣西南古滕城是也

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

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諸侯卒書名滕侯不名程子謂史闕文也不書葬魯不會也古者邦交有常春秋之時則惟以彊弱為厚薄如晉楚之遠而魯君親奔其喪以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而赴告雖及不會其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

其葬而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此書土功之始中丘魯地今山東沂州東北有中丘城

左傳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以功重故書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譏也

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春秋凡用民力

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然僖公嘗修泮宫復閟宫矣非不用民力也而不書葢復古興廢奉先育賢乃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以已故以為常事而不書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書列國來聘之始

左傳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公羊傳 其稱弟何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謂同母弟

兄

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別貴賤明尊君卑臣之義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弟為臣之親貴者

年者僖公母弟也其不稱公子而變文書弟者罪僖公以母弟之故而寵愛之過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而非賢則不及以政事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以委之遂

致亂嫡庶之辨以啟異日無知篡弒之階故特書弟以示貶著禍亂之所由始也使使致問曰聘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乃有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未嘗朝周而受同列之聘是後内外交聘八十有七而尊王之禮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

秋公伐邾此書伐邾之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為宋報入郛之憾

公與邾人元年盟于蔑至是而伐邾為宋討也其為宋討何也魯嘗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悅宋也用此見經之書伐乃紀其用兵之實迹以别於侵而非謂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至於渝蔑之盟則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書王聘之始凡國名姬姓伯爵杜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在今河南輝縣西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書戎患之始楚丘杜注衛地今山東曹縣東楚丘亭是也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發陳也凡伯弗賓凡伯周卿士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天子大夫銜王命而被伐所在當赴其難與國君等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

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諱執言以歸尊尊之正義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法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王使過賓戎伐之而衛不救是不臣也凡伯見執不能死於其位而從之歸是失身也王靈之不振如此此桓文之功所以不可沒與

附録

左傳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歃洩伯曰洩伯鄭洩駕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為桓五年六年陳亂

蔡人殺陳佗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吳鵬南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張永淅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

隱公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杜注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今山東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

左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按左氏齊侯將平宋衛于鄭而以經考之後此凡屋宋齊衛參盟而鄭不與十年入鄭伐戴又宋衛為黨以仇鄭則此遇所謀蓋欲從齊而無意于釋鄭憾也三國既有會期而宋以幣請先見則非不期而遇可知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祊公羊穀梁作邴杜注鄭祀泰山之邑今山東費縣治故祊城是也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許田成王賜周公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地近鄭祊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地近魯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求之也

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有事者巡狩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具費也其言入何難也入非已至之丈難詞也其日何難也言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

在其中乃得言我齊亦欲之以齊與魯鄭比聘會知之

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入之例見前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之

六年鄭人來輸平蓋請以祊歸也令使宛來歸祊蓋將以易許也許者朝宿之地在王畿之内成王所以特賜周公也祊者湯沐之邑在泰山之旁宣王所以特賜鄭伯也祊近于魯許鄰于鄭故各以

所便相易用此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廵狩矣用此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以先祖所受之邑與人矣入者不順之詞非我所有而彊入之也

附録
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

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 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周人以謚易名在禮赴告之詞曰寡君不祿則赴不以名明矣而卒以名書以會盟聘問素與魯通故志其人以别其世次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

之也宿與魯元年同盟而卒不書名則他可知矣

蔡宣公未與魯通而卒書名蓋別有所徵凡此類

皆舊史之文孔子不得而加損者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書外參盟之始瓦屋杜注周

地今河南洧川縣南瓦屋里是也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鄭不與盟故不書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

謹而曰之也（三人為盟曰參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

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凡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平宋衛于鄭而程子以為與鄭絶者蓋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入春秋來書盟者七皆二國相為盟自參盟作而諸侯各樹其黨邦交離合無常會盟侵伐益多事矣凡屋周地三國會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

關於世道升降之機為甚故謹之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名謹終

辨實之正義葬稱公從臣子之辭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穀梁傳 月葬故也

蔡侯考父卒以夏六月而以八月葬蓋踰月而葬矣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葬舉謚故不名不

曰史失之

附錄左傳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穀梁作包此書好莒之始亦書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浮來杜注紀邑在今山東莒州西

左傳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公羊傳　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微者稱人則從不疑也從隨也稱

微者則非公從人盟而人從公盟不疑矣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言大夫則敵公矣

公曷為及莒之微者盟左氏曰成紀好也及者内為志凡公與殭國之大夫盟則不書公及諱殭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是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盟非為彼所殭也然以望國之君而降班以盟小國之大夫失禮亦甚矣

螟

民以食為天有災必書重民命也

附録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鳩集也君之恵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梁作侅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為諸侯因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入極為始滅故終身貶之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無駭公子展之孫也何以名公孫之子未賜族而為大夫者則書名與異姓之臣等也盖古者置卿惟賢徳是選有世禄而無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其名而不氏耳其後大夫世官無不賜之族如魯三桓鄭七穆以字族也宋戴氏衛齊氏以謚族也晉士氏中行氏以官族也韓氏魏氏以邑族也子孫相繼亦世其官而不改而先王之禮亡矣故其弊至於三家專魯華向亂宋

六卿分晉諸侯失國而出奔者相繼則惟其不遵先王世禄而不世官之禮是以至此極也覩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跡治亂之效昭然可覩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古者天子於諸侯有時聘聞問之典所以洽恩惠而通情志也載在周禮掌之行人而穀梁氏乃以聘諸侯為非正何也按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則躬往述職而朝焉天子念其勤故有時聘遣問以慰答之今魯隱嗣世九年史策不書遣使如周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朝聘之典俱缺也以王法論之貶爵削地在所不免而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通經所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魯於王室最親怠慢不臣如此則他國可知矣天王來聘于魯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恩

數稠疊若此則齊晉秦楚諸大國聘問之勤不後於魯又可知矣夫君臣上下之分恃有紀綱禮法以維之王朝無紀綱而後征伐自諸侯出諸侯蔑禮法而後政事自大夫出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記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可不戒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觧經葢所據簡策錯誤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甚猶大甚也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電雷之光有霆必有電故曰電霆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書月

陽精發而為雷電陰氣凝而為雨雪陰陽運動宜

有常而無忒周之三月實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其節也雷既出電既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則陽不能制陰而陰氣縱矣凡變見於天曰異害及於民曰災春秋遇災異必書雖不若漢儒五行之說每事彊為徵應而天人相感之際實未可忽也

挾卒挾公羊穀梁俱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 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或云所斥也未詳孰是 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夏城郎

左傳 夏城郎書不時也

隱公元年費伯已帥師城郎至此年復城之盖因其舊而加修築也案桓十年三國來戰於此莊八年侯陳蔡師次於此十年齊宋之師又次於此是郎為魯之要地非不宜城而城以夏則非其時也

城以衛民而因此以奪農時則昧於為政之本矣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杜注魯地在琅琊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即華縣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伐宋未得志故欲再伐之冬公會齊侯

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

周禮大行人職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王事也至春秋諸侯或講好或謀事自相見於隙地或諸侯與鄰國之大夫相見或列國之大夫自相見竝以會名故凡書會皆譏也據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果爾則奉王命討不庭經於會防及後伐宋

宜有異文以發明其善而與私會私伐者同辭以是知其非王事也蓋矯假以逞私忿耳

附録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突也）公子突曰（突鄭厲公也）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

師謂戎師在三伏之中前後擊之盡殪殪死也戎師大奔十一月

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

鄧為師期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經二月誤盟不書盖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杜注魯地當在今山東兖州府境

春秋之初諸侯擅興不過彼此修怨耳鄭伯為王

卿士無王命而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與鄭

連兵自是諸侯始橫行而無所忌此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始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終隱之世皆去其族至桓而復書族明與桓同惡也

翬之悖逆其來有漸隱公不能辨之於早始焉伐鄭固請而行今兹伐宋先期而往肆行無忌不待

鍾巫之變而已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兵柄下移

春秋屢致意焉以示當制之於未亂也若夫伐宋

之是非則直書其事而自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杜注宋地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經不書會不告于廟也老桃杜注宋地今山東濟寧州北有桃鄉城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兩軍皆陳曰戰今不言戰而言敗蓋不待陳而薄人於險以詐謀取勝也故以敗之者為主矯假王命棄好怒鄰而遂鄭報怨之私雖以正用兵猶貶況以詐諼取勝乎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在今山東城武縣東南防在今山東金鄉縣西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

敘其勤以荅之魯爵尊鄭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内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而不諱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經於二邑書魯取地歸於魯也傳書鄭入而歸於

魯蓋鄭實主兵故讓魯取之也魯宋同盟未嘗有怨入郛不救其曲在魯乃中變而合鄭以讎宋實由輸平歸祊以利相結故既勝之後復以二邑讓魯直書其事而背義尚詐結黨肆暴之惡具見矣

附録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齊魯地遠宋量力不能報故先結衛以報鄭鄭方息師於郊不暇守禦故入之易諸侯不務講信修

睦而結黨報復反覆相攻皆由王政不綱是以肆行而無所忌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羊穀梁作載戴國子姓杜注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今河南考城縣東南考城故城是也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駐兵遠郊誘三國敵具師因而取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戴居鄭之北鄙三國入鄭而不能克故移兵以伐其附庸鄭伯乘其敝與戴合攻而取三師其殘民甚矣

附録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左傳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左傳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二國入郕以郕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

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

據經所書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

矯假以逞私忿耳葢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

也鄭助齊以入郕故明年秋齊復助鄭以入許徇

私結黨馮弱暴寡其惡極矣按傳隠三年周人將

畀虢公政與鄭交惡六年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八年虢公作卿士于周是年鄭伯以齊朝王九年以王命討宋於時鄭伯為王左卿士疑因再朝王復任之而鄭之朝王陰欲假王命以摟諸侯而報私怨也觀其前則有取麥取禾之悖觀其後且為繻葛之戰矣春秋之不王孰有過於鄭莊者左氏蔽於其迹而不究其情當以程子之說正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此書諸侯朝魯之始薛任姓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

在山東滕縣南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周禮有春官大卜薛庶姓也非周同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事謂廵狩崩葬兵革之事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𨓏言同時也𨓏言謂别言也如穀伯鄧侯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如滕薛來朝同時俱至

周禮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邦交惟視勢之彊弱

以魯事考之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至於不納無復有以禮義相接者矣況于天子述所職者盖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故經於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惡其慢於王事也且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滕薛二君不各書來朝而累數之與穀伯鄧侯之來朝異文是同日而旅見矣隱公偃然而受之罪可勝誅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穀梁夏字下有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注時來郲也滎陽縣

東有鼇城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東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頴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即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逵道方九軌弗及子都怒

會者外為主此會鄭志也許遠於齊魯而鄰於鄭鄭莊日思兼幷然不藉鄰國之勢則動非萬全故前年伐宋克其二邑鄭不取而讓於魯又助齊入

郲齊魯之交益固然後連兵以壓許葢鄭計入許之後齊魯不能越國以鄙遠則已安坐而得之矣齊魯特為其所愚而不覺耳故時來之會以鄭主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今河南許州故城在州東北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附于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顚顚墜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

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君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弟謂共叔段餬鬻也說文云寄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先君謂武公周宣王封弟友為鄭伯食采于畿內友之子武公從平王東

遷取虢鄶二國之地居之乃為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死乃亟去之言欲不累後人也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猪別名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

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及者内為主時來書公會鄭伯明伐許本鄭志也此書公及齊侯鄭伯則入許者公所欲也蓋自輸平而後宛來歸祊又助魯取二邑於宋故公欲助鄭并許以為報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受天王之使而未嘗朝聘王室告喪既不奔赴且無賵賻擅興甲兵植黨肆暴奪人城邑今又助鄭為虐入人之國而逐其君其不善之積蓋有不可追者矣

附録左傳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鄔杜注緱氏縣西南有鄔聚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南劉杜注緱氏縣西北有劉亭今亦屬偃師縣蒍在今河南懷慶偃師孟縣之間邘今河南河內縣西北邘臺鎮是也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注見前原杜注在沁水縣西今河南濟源縣西北有原鄉絺杜注在野王今河內縣西南有絺城樊杜注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在今濟源縣東南隰郕杜注在懷縣西南今河南武陟縣西南隰城是也攢茅杜注在修武縣北今河南修武縣北大陸村即其地向杜注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今濟源縣西南有向城盟杜注盟津在今孟縣南州杜注州縣今故城在河內縣治東陘杜注闕元和志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三十里在今懷慶府西北一名丹陘隤杜注在修

武縣北京相播曰河內修武縣北有故隤城懷杜注懷縣今武陟縣西有懷縣故城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鄭息有違言息國名姬姓侯爵今河南息縣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韙是也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

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傳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杜注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今山東泰安州南泗水縣北有梁父城菟裘聚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狐宗鄉疑即此在今河南許州西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園名館于寪氏寪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弑公之罪加寪氏而不能正法僅有死者而已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

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隱猶痛也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死者人道之終也故春秋于魯君之薨路寢而外于小寢于別宮臺下皆明著其地至薨而不地則有不忍言者矣不書葬賊不討也使書公薨于寪氏桓翬之罪非徒不討後世且無由而識之矣不書地以著君父不得其死之實不書葬以警臣子復讎討賊之心非聖人莫能修此類是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

桓公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凡自立史記一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桓王九年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莊公三十三年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秋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祭仲立子儀

齊 僖公二十年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殤公九年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翼哀侯七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曲沃武公六年

衛　宣公八年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桓侯四年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桓公三十四年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

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 武公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儀父詳見隱公元年

許 許叔詳見隱公元年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三十年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楚武王與

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人君繼世踰年改元自是循數以編年雖久而不易至漢孝文改後元年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一世而屢易或一歲而再更記注緐蕪莫可勝紀乃知春秋編年為萬世不易之法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桓公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自外皆無王故傳據以發問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

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也繼故而書即位則為與聞乎弑何也以無哀先君之心故泰然而行即位之禮也桓公之書即位與文成襄昭同何以知其與聞乎弑也隐公之薨不地不葬則不以道終顯然矣桓之篇十四年春不

書王以王綱不振故簒弒之賊得泰然而安于其位也元年書王以踰年即位正王法當行之日也然則公羊氏所稱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者非乎非也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隱之立正也其欲授桓實讓而非攝也隱讓而桓弒罪不容於誅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

鄭伯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蓋知桓之簒逆意不自安特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締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要求欲以定其位故書公會鄭伯會者外為主言鄭志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使若暫假借之辭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古者諸侯朝于天子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天子以諸侯遠來朝為告至之須當有所止宿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専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外之田畞多邑内之家數少則邑多田少稱邑邑内之家數多邑外之田畞少則稱邑稱田

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泰山非鄭竟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用見魯之

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擅相易則知朝祭並廢

隱公八年鄭來歸祊本欲易許田也魯受祊而未與許田以祊薄於許也及桓公弑立鄭伯乘其位之未定復要許田而加璧以請焉知桓方自危不敢不從也其不曰以璧易而謂之假者為國諱惡且示有歸道也桓乃無父無君之人則棄先祖之地廢朝覲之禮曾不以動其心宜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杜注近垂地名當在今山東曹州附近

左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鄭伯先為垂之會以求許田公既以許田委鄭而因欲固鄭好以自安故復為此盟書公及魯志也

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則朝陳而請覲於王曹負芻弑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于戚而執之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所

懼者天子之征鄰封之討耳天子而許之覲鄰國而與之會則可安於其位矣此衰周之亂政也魯自隱公以來與齊鄭親鄭伯數假王命以興師戰克攻取諸侯畏之故桓公不惜棄先祖之地以求為此盟而又求昏於齊以自固也至鄭伯之惡則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秋大水此書水災之始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雨自上而下浸潤于土陂障下

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不應有水而云出水者水不入于土而出于地上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水災陰沴之發也大者非常之詞書大水則害禾稼毀廬舍不待言矣書時不書月以見泛濫為害歷時未平也變不虛生盖可忽乎哉

冬十月

穀梁傳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為年

附録左傳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大夫氏督名宋戴公孫孔父宋大司馬父其名穀梁以父為字謚非也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元年書王簒弑之賊踰年即位而臨臣民王法宜急施也二年復書王喪期未畢猶冀王之能討也

過此而不討則終無望矣故三年以後不復書王也先儒以為正宋督之弒義亦可通但二百四十年他國有簒弒之變未嘗不書王則非春秋之本指也

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從君而死曰累）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仇牧事在莊十二年荀息事在僖十年）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捍禦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孔父既死而後殤公弑先書弑君者督有無君之心而後敢加刃于孔父也書及其大夫襃死節也

孔父不能早正殤公之德預遏華督之姦而春秋褒其節何也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其正色立朝實足以衛宗社而怵姦邪不可以變出意外而遂沒其節也觀華督及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類皆與君偕死而不書則知書者皆春秋之所予矣

滕子來朝

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所貶也王政之不行于諸

侯久矣何以能加于滕小國猶有聽命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滕子為三皆微國也大國莫見焉杞于僖以子見至文復書伯亦時王進之也或以為孔子之褒貶非也諸侯之惡有大于三國者矣何以不貶以是知其不可通也按卓氏爾康曰灌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皆黜焉則信而有徵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言立以為卿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嘉孔父字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之鼎故名郜大鼎郜杜注國名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蓋郜有二城南郜城則為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北郜城則為郜國俱在山東城武縣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傳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目指斥也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謂觀魚之事隱賢而桓賊也桓簒弑與宋督同惡相濟故賊不為諱也

穀梁傳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取不成事之辭若云宋亂本不可成桓實強成之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桓弑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

會未有言其所為此特言所為者葢事關世變簒

弑之禍接迹天下自此會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
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卒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
立華督而督遂世為國卿亂臣賊子自是泰然無
所忌憚矣春秋諱國惡獨此直書公會以桓公身
為大惡諸侯不能討其亂而反與共會成宋亂乃
人道之極變也春秋特書所為者二此會與澶淵
之會是也盖不書以成宋亂則此會疑謀討華督
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謀討蔡般此所謂大

義數十炳如日星聖人直書以著褒貶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靜之稱茅屋以茅飾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為席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畫衣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幅今之行

縢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爲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昭其數也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文如斧黑與青謂之黻文如兩已相背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昭其物也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日月星為三辰畫于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

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洛邑而遷九鼎焉洛邑杜注武王但營洛邑未有都城周公乃卒營洛邑謂之王城即河南城也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即王城故址義士猶或非之夷齊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內史周大夫官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從舊主之名)地從主人(從見在得地之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器之始造各有主非今有之而即可為是人之器也故其名必從本主)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土地無常主故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承上文言地既可以俄而為所有則既為所取遂可以為所有而于義無傷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媦妹也引此為喻明其終

不可為有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也遂成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

曰宋取之宋也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為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孔子曰名從主人謂作鼎之主人物從中國謂鼎在宋故曰郜大鼎也

宋以郜鼎賂公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蔽罪

于魯也曰郜大鼎宋本以不義取鼎于郜而魯又取之于宋也定弒逆之賊取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其後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豈非則而象之者與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内不受之辭不曰獻而曰納其義以先祖為不受也春秋書致賂者三宋以郜鼎賂而書魯取蔽罪于魯也魯以濟西賂而書齊取蔽罪于齊也齊致衛寶而書齊人來歸明齊首惡且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

魯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羊穀梁皆作紀侯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前滕侯薛侯來朝止稱時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計為討也三國計功勞數日月多寡以責宋賂已即是事而朝之已紀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左氏誤以紀為杞見下有入杞事遂為不敬之説

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之後杞無以侯見者矣故知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按公羊蓋鄧國今湖廣襄陽府東北鄧城是與杜注異

左傳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蓋蔡地也始懼楚也楚杜注楚國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今江陵縣屬湖廣荊州府紀南城在府北

公羊傳離不言會二國會曰離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此外諸侯相會之始而楚為中國患巳兆其端關於天下之故非小故春秋特書之荊楚負險恃彊

有道後服見于商頌周雅及周之衰僭號稱王威
行江漢至是遂有憑陵上國之心三國地與之近
是以懼而為會其後鄧首見滅蔡侯為俘終春秋
之世鄭被蹂躪不能自彊於政治而欲恃外交以
抗彊大果何益乎此孟子所以言以小事大惟在
於彊為善也

九月入杞

左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　我入之也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内則但云入某伐某故知入杞者魯也或疑蔡鄧入杞然考之于經如滅偪陽滅賴蒙前事而書者皆稱遂此不稱遂則為魯入無疑矣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

隱公因戎請至再而後與之盟今戎未嘗請而桓

及之盟蓋身負大惡欲結好以自固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也

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

左傳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爵飲酒器既飲置爵則書勲勞于策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来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彼此相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来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者無致會也此以遠故危而致之

凡君行告于宗廟反必告至禮之常也其不書至者未行飲至之禮也凡書至皆稱自會以盟皆因會而為之還時雖并以盟告而出則未有以盟告者故不云至自盟也其或會盟之後復有侵伐之事如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而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偪陽而書公至自會則時

史之異亦因其告廟之文本異而書於册耳

附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條杜注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縣北有鳴條岡穆侯七年戰條太子文侯也命之曰仇意取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弟桓叔也千畝杜注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今山西介休縣有千畝原穆侯十年戰千畝命之曰成師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太子桓叔竝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滅于晉以傾宗國惠之二十四年魯惠公也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文侯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故封桓叔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以貴寵公孫為傅相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亦立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無尊卑但以親疎為

分別皆有等衰衰殺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第降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時桓叔入晉敗歸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杜注翼南鄙邑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熒庭城志云即陘庭也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

自三年以後月不繫王以著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然後歸治其國桓弑其君又成人之亂當顯見之期又不入見而請命焉是無王也桓王不能施九伐之法又明年而宰糾且下聘焉王綱盡墜天下自是不復知有王矣或以為周不頒歷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

歷明矣又以為此闕文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為此説者皆不明于春秋討賊之義者也

附錄左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武公莊伯子）次于陘庭（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韓萬御戎（韓萬莊伯弟）梁弘為右（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釋例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入河今汾水出山西静樂縣西南至滎河縣北入河静樂漢汾陽滎河漢汾陰也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夜獲之（國語云殺哀侯）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傳欒賓之子）

公會齊侯于嬴嬴杜注齊邑泰山嬴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州東南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

魯桓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非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故于嬴之會謹而書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

左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以言不歃血為誓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倡和理均不以齊大衛小而分別之

世至春秋列國多變傾危成俗盟詛多渝二國為會相命以言不復刑牲歃血要質于鬼神故公羊

穀梁皆以為近古而荀卿亦謂春秋善胥命也或謂相命為方伯則經當明著其事以正其不命于王而私相命之罪矣按左氏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謂相命以伯況齊衛胥命以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其戰于郎及盟于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命以伯明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左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凡稱杞侯者皆當作紀紀侯懼齊欲親魯為援冀

抗齊鄭覲桓之六年復與公為郕之會而冬又來

朝則此會之為紀明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　既者何盡也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盡而

復生謂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也歷家以日月交會月

掩日故日食食既則正相掩而日光為之盡也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夫夜食而曉見其傷則時刻可稽何為不書朔與日乎且使日食于亥子之交未出地而明復則雖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蓋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算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常在晝月食常在夜春秋所書日食或有日

而無朔或有朔而無日或日朔竝失乃舊史有詳略耳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翬至桓公之編始稱公子桓以為謀主德其援立

而加崇寵也翬為桓弑隱即為桓逆女以結好于齊所以定桓而因自固也遂之于宣亦然皆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水經注云俗訛為夏暉城今山東肥城縣西南有故城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

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外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 送女踰竟非禮也

讙魯地也父母凡弟無越竟送女之禮譏齊侯也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廟見猶未入國也故從齊侯而為之辭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齊侯送女入魯竟公以會禮接之兩失之矣春秋謹而書之所以正人倫之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 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前書翬逆此不書翬以夫人姜氏至以桓既會齊侯而受之于讙也家人之初曰閑有家悔亡桓失其閑㪚筍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女出嫁隨使大夫聘問自魯出則曰致女自他國來則總曰聘蓋以聘禮致故傳曰致女而經曰聘也隱七年年嘗來聘隱弑而結昏于桓又使年來聘深愛其女而以歸于簒弑之人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謂宣十六年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恃賴也謂民猶賴此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惟于桓書有年于宣書大有年盖桓宣享國皆十有八年而書有年者各一歲則他年多歉而民不

聊生具見矣春秋獨于二公書有年以著其逆天而殃及于民也

附録左傳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杜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今陝西朝邑縣有芮故城在黄河西岸魏杜注魏國河東河北縣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孔疏世本芮魏皆姬姓